

要从历史、法律和现实的角度研究南海问题

——张召忠新著《走向深蓝》访谈录

文/张召忠

按：“六百年前，中国曾屡次走向深蓝，六百年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巨轮能否遵循郑和的足迹，从黄水走向蓝水，从蔚蓝走向深蓝，这是中国人的期盼。”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在新出版的著作《走向深蓝》中这样写道。在这部著作中，作者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以宏阔的历史视野、深邃的法律视角，对中国海洋争端的现状、对南海问题的来龙去脉、解决海洋争端的原则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在就这部著作的访谈中，作者详细介绍了写作该书的初衷、写作过程、基本内容。

记者：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走向深蓝》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张召忠：这本书是我41年与海军和海洋相结合过程中的产品。分这么几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海洋，海洋的基本情况，海洋和人类之间、和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是我年轻的时候写的，大约十五六万字，像散文诗。写作这一部分时，我激情勃发，充满斗志。第二部分讲海魂，包括郑和下西洋、15世纪、16世纪以后地理大发现，人们魂牵梦绕地探索海洋的历程，以及地理大发现给人们带来的负面的东西。第三部分讲海权，运用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海洋法》《海战法》研究的成果。从法律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应该有哪些海洋上的主权？例如，岛屿、领海就属于海洋的主权。哪些是一个国家的海洋权益？用什么办法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第四部分讲海争，历数我国在台湾、钓鱼岛以及和菲律宾、越南之间岛屿相争的历史发展过程。钓鱼岛、台湾岛、东沙群岛、南沙群岛历史上主权都属于中国。我以详细的历史考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我以历史记

载为依据，原原本本地向读者介绍了目前整个海上争端的现状。写作时，我没有带个人的观点，坚持用事实说话。这就把南海争端等围绕着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来龙去脉都写清楚了。最后一部分可以称为“海归”，也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海洋权益什么时候能够归来，我们丢失的岛屿什么时候可以归来。这部分融入了我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说，我们采用政治的、外交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如何解决？如果和平解决解决不好的话，我们如何通过军事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如何在和平解决争端和军事斗争两方面做好准备，进行有力的配合？讲了这方面的辩证关系。

记者：这本书有哪些特点？

张召忠：首先是比较系统，我刚才介绍的内容都是系统阐述的。对普通的读者来说，读后第一可以增强他的海洋观念，加深海洋对我们人类重要性的认识。第二会增强他的忧患意识。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明朝，郑和28年七下西洋，足迹踏遍37个国家。晚清的时候李鸿章用了60多年振兴海军，遗憾的是，这支亚洲当时的第一大军，在甲午海战后却一蹶不振了。以后，连我们的内河都遭受了侵略者的蹂躏。这是中国人永远的痛。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海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开始从蔚蓝走向深蓝，例如，我们的海军具有到印度洋执行护航任务的能力。我在书中描述了我们几代人经略海洋的梦想与艰辛历程。目前，在我们的海洋国土上还存在一些争端。我们这一代军人担负着重大的历史的责任。通过对历史纵深的深入剖析，我们才能理解这份责任的分量。

第二是比较理性。比如，目前在南沙争端比较多，为什么会发生争端？争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中国提出的解决争端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些都要以



确凿的证据为依托加以说明。这样，不仅对我国、对南海声索国，比如越南、菲律宾，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对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也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我写得很客观，是什么就是什么。同时，我注重从法律的角度加以界定。很多东西从法律角度去谈，就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太感情用事很容易出现偏激的思想。

记者：书中涉及到历史、战略、战史和法律等很多方面，查阅相关资料也花了您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吧？

张召忠：我写这本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多岁的时候，重点研究的是海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一个蓝色的梦，提出的口号是“走向蔚蓝”，年轻一代的海军崇尚蔚蓝色。基本的看法是，海洋是帝国主义侵略别国的跳板，比如，英国就曾以海洋为跳板，侵略我国和印度。20世纪80年代《海洋法》通过以后，对海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海洋不仅是通道，本身又是资源宝库，有石油，有渔业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因此，走向蔚蓝就显得更为迫切。看到问题不太难，深入研究就难了。首先，搜集资料就很困难，图书馆的资料有限，更没有网络可以利用。加上研究海洋毕竟不是我的专业，因此，起步还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是海军，海洋是我们海军的主要战场，我必须研究这个战场。就这样起步了。我搞研究，不管是资料收集，还是形成文字，都是自己动手，没有助手，也不用学生来帮忙。收集资料的过程也是熟悉情况，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形成观点的过程。精力没有白费。这样的过程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面一部分，涉及到法律我就比较熟悉了。1994年、1996年我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到日内瓦和意大利参加了《海洋法》、《海战法》方面的法律专家会议。以后，我又用了五六年时间研究《海洋法》和《海战法》。法律方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基础。

还有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就是对中国岛屿、海域争端等历史的考证，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掌握了相当多的第一手资料。

40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海洋、研究海军、研究法律、研究武器、研究战略问题。有这个基础，我对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自然会有自己的思考。我们中国海上跟七国八方都有争端，这个争端是什么时候有的？为什么有这个争端？今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后怎么解决？是政治解决、外交解决还是从法律方面打官司，还是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对这些问题我都提出了个人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对，但我觉得对国家总是有利的。

记者：您为什么会用很大精力写一本关于海洋方面的书？

张召忠：写这本书的想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迟迟没有写出来的原因，主要是感觉海洋太大了，相比之下，自己太浅薄了。不仅对于我，对好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例如，海上怎么作战的，怎么争端的？要分析争端的原因和现状，要进行细致的历史考证。一个人的知识面是很有限的，要驾驭这么一个课题非常难，我一直驾驭不起来。

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套“话说中国海洋”系列丛书，请我担任主编，并以我这本书做一个开篇。他们组织这套丛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增强全民的海洋意识、国防观念，让大家认识海洋、开发海洋、开放海洋、保卫海洋。没有这个机会，没有我40多年研究的积淀，出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难的，因为涉及到

的东西太多了。

记者：我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国人对海洋的感受和意识还是比较浅的。为什么说，海洋对我们以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张召忠：历史上，中国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那时，我们的海洋也非常发达。不过，国人总认为我国是一个陆地大国，海洋对我们来讲无所谓。明朝只是派郑和一个团队出去搞外交和友好，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从来不侵略别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国际法，《国际法》是17世纪荷兰人制定的。那时候遵从的还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谁征服了那块地域，那里就是谁的领土。但中国错过了那样的时机，以后老被别人欺凌，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一看，中国的陆地国土面积也没有原来那么大了，和清朝、唐朝、明朝相比小了不少。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认为我国是陆地大国，地大物博。我们中学、小学的时候课本都这么讲的。大家的海洋国土观念比较淡薄。现在越来越认识到，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世界上最少的，排到140多位以后。这才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

我们应该向海洋去要地，海洋的地一个是滩涂，围海造田。这都可以。再一个就是岛屿，还有海洋可以给人类提供蛋白和食粮，海洋的渔业资源丰富。还有石油、天然气能源的需求。我们的大陆架还浅，黄海、东海大陆架都非常浅，几十米的大陆架有很多的石油。像现在的环渤海地区有很多的油气田，南海的水稍微深一点。要深刻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谋划海洋经济发展的路数，保卫好国家的海洋国土。

未来的中国必须面对海洋。围绕这个问题，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探讨解决，如：开发海洋石油资源，维护海洋通道的畅通，海军和国家执法力量如何保护国家的海洋开发、海洋经济、海洋通道，如何加强海上执法，加强反海盗力度，这些都是新世纪的重要任务。

(《走向深蓝》张召忠著，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梁 梁

文/晓萌大鲁

中国和平崛起的呼唤

——《中国海权》二版读后感

海权是什么？海权与我们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和平崛起——有多大相干？这是许多国人都会提出的疑问。海权“说到底就是海洋活动的自由权”，是海洋国家的合法权利，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保障，这是《中国海权》给我们的回答。没有海权意识，就等于没有海洋意识，就等于没有未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意识——这是《中国海权》给我们的警示。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权》一书中，军事科学研究员张世平少将以当代中国军人特有的忧思，沿着“揭开历史谜底——昭示生存危机——思考未来发展”的思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海权对于中国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发出了中华民族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十分重视拥有海权的理性呼唤，那样真挚，那样令人震撼！

——全球化催生了中国海权问题。作者以全球视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人类社会生产的角度揭示了中国海权的历史必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活动除了人的生殖繁衍之外最主要的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生产。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之所以先于西方国家近百年走向海洋但长时期内却没有把海洋作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原因在于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仅依靠陆地资源就能够自给自足。今天的中国，在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的推动下，不得不重新审视海洋。海洋占地球总面积的近72%，连接世界五大洲板块的海洋承载着90%以上的经贸往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大国”，40%以上的生产资料来自世界各地，60%以上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生产资料来源地、产品市场、经贸通道三大安全问题应运而生。中国海权实质是世界问题，是全球化的需要。

——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凸显了中国海权问题。作者站在生